

民粹主义的三个维度

——以特朗普民粹主义为例

谭道明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具有多种样貌，存在多个阐释维度。本文通过剖析美国特朗普民粹主义，从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维度考察民粹主义。其一，民粹主义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永恒的“伴影”。民粹主义孕育于民主体制内部，但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是简单肤浅的。特朗普民粹主义显示，民粹主义可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西方所谓的成熟民主体制也不能免疫。民粹主义未必反精英、反建制，但反多元自由主义。其二，所有的民粹主义形态内部都存在一个由民粹主义者所构建的“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特朗普的“人民”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他通过挑战当下的“政治正确”塑造他的“人民”。其三，民粹主义具有独特的政治风格，即“快感政治”。特朗普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平台，发布大量负面情绪性言论，传播各种谎言，让真相变成“后真相”。研究认为，应认真对待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仅应当被还原为不具有意识形态内核的一种政治思潮，还应将民粹主义者与其支持者、民粹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与其解决方案区分开来。

关键词：民粹主义 特朗普 民主 “人民” “他者”
多元主义 快感政治

作者简介：谭道明，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阿根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7) 04-0035-19

一 引言：被误读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正义”一样，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①就连民粹主义的定义，国内外学界都尚未取得共识。它是一种政治运动，一种修辞模式，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策略，还是一种社会症候？学者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界定上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民粹主义所指涉对象的高度复杂性。

由于民粹主义样貌复杂多变，学界长期以来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存在若干误区。其一，将民粹主义与民粹运动、民粹政党、民粹领袖乃至民粹主义者的政策主张混为一谈。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而民粹运动、民粹政党、民粹领袖、民粹政策主张是这种思潮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表现形式。进而言之，后者不过是前者在实践中的一种显现，不能等同于它本身。其二，把民粹主义与某种意识形态“捆绑”“打包”，将民粹主义的外延扩大化。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空心化”的概念，缺乏平等、自由、社会公正等核心价值，但善于借助其他思想体系的价值观念来补救自己。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指出：“民粹主义的本来位置是作为一个形容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以此来填充自己的空洞无物。”^②比如，既存在右翼的民粹主义，也存在左翼的民粹主义，甚至同一场民粹运动的某些主张可以是右翼的，另外一些主张是左翼的。当左右两翼分别与民粹主义叠加时，实际上已经暗示着民粹主义与这两类意识形态是不能等同的。它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既可能向左转，也可能往右走。然而，在面对具体的民粹主义类型时，将民粹主义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是很难的。

鉴于民粹主义定义之难、被误读之多，亟需展开建设性的讨论。正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民粹主义，人们才能从多种视角、不同维度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本文无意追溯民粹主义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渊源，不具体考察各类民粹主义者的政策主张以及它们与左右翼意识形态之间的勾连。在讨论美

①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揭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参见[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此处借用了博登海默的这一著名隐喻。

② [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有趣的是，民粹主义早已反客为主，不是作为“形容词”而是“名词”。比如，我们习惯说“左翼”/“右翼”的“民粹主义”，而不说“民粹主义”的“左翼”/“右翼”。

国最新一波民粹主义现象时，本文也没有深入挖掘当代欧美国家出现民粹主义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研究得较为充分，还有一些问题尚存较大分歧，可以继续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解剖特朗普民粹主义这一只“麻雀”，从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不同维度探析民粹主义。首先，考察民粹主义的制度基础。民粹主义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永恒的“伴影”。其次，萃取民粹主义的内在结构。在它的叙事图景中，存在一个清晰的关于“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最后，探讨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即民粹政治是如何呈现为“快感政治”的。在深化对民粹主义认知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要认真对待民粹主义。

二 民粹是民主永恒的“伴影”^①

关于民主与民粹的关系，政治学界有不少隐喻，以贬义者居多。较明显的贬义，称民粹为民主的“附骨之疽”，即民粹是民主有机体难以根除的“病变”。^②贬义轻些的，将民粹视为民主的“晴雨表”或“信号灯”。民粹之为“晴雨表”，因为透过它可以诊断代议制民主的健康状况。^③民粹是一种“信号灯”机制，其闪烁的光亮构成了一种政治报警。^④这些隐喻褒贬的方式恰恰反映了民主与民粹关系的复杂性。二者似乎相互勾连，难以切割。本文更愿意使用中立的比喻，将民粹主义视作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民主政治的永恒“伴影”。

（一）民粹主义孕育于民主体制内部

民粹主义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土壤中生发的一种政治思潮。在形成过程中，民粹主义汲取的思想资源十分庞杂，既有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理论的影响，又有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拉美的依附论、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渊源。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民粹主义借鉴和动用的思想资源差异很大，因而呈现出极为不同的样貌。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这些思想的吸纳是选择性的。有论者将卢梭称为“民粹主义的始祖”^⑤，

^① 本文主要是在西方民主的语境下探讨民粹与民主的关系。

^② 林垚：《民粹主义》，豆瓣网，2012年7月29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1500623/?type=rec>。[2017-07-09]

^③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④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1页。

^⑤ [德] 亨利希·海涅著，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00页。

很大程度上是对民粹主义和卢梭哲学的双重误读。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类型的民粹主义都接受卢梭平等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即使对人民主权、道德理想主义和参与式民主，民粹主义者在实践中也都加以工具化地利用。这种看法更没有想到，民粹主义既可以与左翼理论结合，也可以与保守右翼兼容。换言之，卢梭的理论只是民粹主义可资使用的思想资源之一，远非全部。

民粹主义更多的是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产物。先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才有民粹主义。通常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来自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和美国的人民党（亦称“民粹党”）运动。实际上，在“民粹主义”这个词还没出现之前，“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就已经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位民粹主义者应该是美国的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828—1836年任总统）。因为当时的美国正率先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而“杰克逊式民主”成为“大众民主”的代名词。

实际上，民粹主义并不反民主，而是要让当下的民主更“民主”。民主是民粹主义者高擎的一面旗帜，作为自身争取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无须远溯，近期公认的民粹主义者，从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到美国的特朗普，概莫能外。与此对应，民粹主义不是民粹主义者的一种自我定位，几乎没有一位民粹主义者愿意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者。即使是特朗普，也从不自称是“民粹主义者”。实际上，这顶帽子往往是政治对手最先赠送的，然后评论人士和学者经过激烈的争鸣之后才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①

（二）民粹主义将民主等同于“票决”

民粹主义者的民主观是简单肤浅的。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对民主体制的认同仅止于以票决民主为核心的选举民主，而非以保障公民自由为归宿的实质民主。这一点，从民粹主义者对选票的“崇拜”上可以窥知一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击败反对派的罢免性公投，推动无限任期修宪，都是通过“用选票说话”的多数决方式实现的。特朗普同样异常看中选票的数量和分量。2016年大选尘埃落定后，他最耿耿于怀的是自己得到的普选票竟然比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少了近300万张，坚称选举舞弊造成了这种尴尬结果。

这种将“民主”简单等同于“票决”（点人头、多数决）的民主观，容

^① 譬如，对激进左翼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否是民粹主义者，就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不将其视为典型的民粹主义者。

易对既有的宪制安排造成威胁。一旦获得了民主赋权，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行政权力不愿意被禁锢在现行制度的“笼子”里，逐渐侵蚀破坏权力制衡和法治，最终吞噬其他所有试图对其进行制衡的政府机构，成为阿根廷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所言的“委任式民主”^①。最可能的结果，民主徒具形式，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保障自由才是实质民主的要义。这种状态多发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新兴民主国家，印裔美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将它们称作“不自由的民主”^②。然而，无论是委任式民主还是不自由民主，都是民粹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之一，不是必然的结果，甚至不是最坏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由民粹主义导向非民主体制的案例也不鲜见。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就是通过法国史上首次民主选举获取了国家权力，然后以两次全民公决方式复辟了帝制。希特勒也是先通过民选上台，再破坏魏玛共和国脆弱的宪制，后来建立右翼极权体制。查韦斯最初是通过较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当选的，但在执政的14年里逐渐将委内瑞拉从不自由的民主变成具有混合政体特色的竞争性威权体制。也就是说，民粹主义者通过民主形式掌权，但大权在握后很可能推动国家从民主向威权、极权等政体转变。民粹的可怕之处和力量所在，恰恰是它以民主的名义对民主体制可能产生的杀伤力。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当选前后，美国社会普遍担忧这位民粹主义者会让美国的民主体制拉美化甚至法西斯化。

然而，民粹主义对选举民主的认同不是可有可无的。有论者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发生于民主体制，而发生于民主时代。这种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不但包括民主社会，也包括在现代民主观念产生并向全世界逐渐传播之后，所有正受到或已经受到这种观念冲击与渗透的非民主社会（但不包括民主观念产生之前、传播范围之外的前现代传统社会）。^③推而论之，民粹主义不独可以发生于民主体制，也可以发生于民主时代的极权、威权体制等非民主体制下。换言之，民粹主义是完全可以兼容于威权、极权体制的。

^① Guillermo O' 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1, January 1994, pp. 55 - 69.

^② [美]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孟玄译：《自由民主的未来》，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第85页。

^③ 林垚：《民粹主义》，豆瓣网，2012年7月29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1500623/?type=rec>。[2017-07-09]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容易将非民主体制下单纯的民意表演也当成了一种民粹主义现象。如果民粹政治可以独立产生于民主机制的运作之外，连“票决”这种最基本的民主形式都不主张或不需要，或者“票决”反映的根本不是民意而只是强权者的意志，那么，它还是“民粹主义”的吗？因此，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发生于民主时代是不严谨的。准确地讲，民粹政治最先孕育于选举民主，但获得赋权的民粹主义者却很可能将本就脆弱的民主体制导向威权乃至极权。民粹与非民主体制的兼容是事后的可能性，而非事前的必然。

（三）民粹主义可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

由于民粹主义此前主要爆发于发展中世界或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由此衍生出关于民粹主义发生学的两种理论。一种理论是深具拉美地区特色的依附论。由于民粹主义在20世纪频发于拉美地区，该理论认为以拉美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世界在经济层面过于依附西方发达国家，导致自身发展缺乏自主性，改革利益被寡头垄断，由此导致底层大众在民粹领袖引导下的反叛。另一种理论被称作现代化理论。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民粹主义发生在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①该理论认为民粹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是受到现代化强烈冲击的那些社会阶层对现代化的自发的集体回应。无论是依附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潜在地把民粹主义视作“落后阶段”或“欠发达社会”才有的一种现象。

在这两种理论中，现代化理论占据主流，最有说服力。美国历史上的民粹运动也大致符合这一理论。美国的第一位民粹主义者杰克逊的时代正处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的时期。美国民粹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重大节点是19世纪末“人民党”（英文中“民粹主义”于焉而生）的产生，它是美国西南部农场主对迅猛发展的工业化的一种政治反应。20世纪中前期的两位民粹主义者，曾分别出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休伊·朗（Huey Long）和亚拉巴马州州长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其崛起正是源于南部各州白人对内战后宪制安排的不满。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洋溢着“历史终结”的乐观气氛，认为民粹主义不大可能对成熟的民主体制造成有力的威胁。

但是，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欧美民粹主义击破了学者对民粹主义发生学的这两种阐释，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有学者指出，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

^①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缺乏真正的经验证据基础。^① 特朗普的当选是自人民党运动以来美国民粹主义的顶峰，也刷新了人们对民主与民粹关系的认识。在此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成熟的现代西方民主体制对民粹主义是免疫的。实际上，无论欧洲还是北美，当下的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发生于后现代的、经济最发达、民主体制貌似最牢固的西方国家。

政治学者刘瑜指出：“无论是对比法国左翼传统，或德国右翼历史，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民粹政治，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淡。这是认识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基点。”^② 美国历史上民粹力量一直较弱，主要归功于建国时代的精英对民意的深刻不信任，并在制度层面予以超前防范。美国国父们主要采纳洛克的自由主义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基于对“票决”原则的怀疑）来构建合众国的宪制大厦。尽管《独立宣言》宣告“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但1787年美国宪法文本没有提及“人民主权”，也找不到“民主”这两个字。当时的美国民主是一种精英民主，因为它将选民仅限于白人产者中的男性。即便如此，联邦党人依然担心“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一词尚未产生）对美国政治的威胁。为此，尽管总统制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但总统的产生非由直选，而通过“选举团”这一奇特的机制。其结果，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坚持了“一人一票”原则，但不同州的选民的选票分量是不同的，有些州之间还相差极大。即便如此，国父们对民主选举可能释放出的汹涌“民意”依然不放心，又在民主选举之外建立了相当复杂的制衡机制。一方面，通过三权分立、两院制、联邦制对“民意”进行横纵切割，使权力的行使主体多元碎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司法独立（不久发展出司法审查制度，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杀手锏”）、修宪程序、权利法案等制度安排对“民意”进行制衡。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正是美国宪制中旨在防范民意至上的选举团制度（该制度此前曾被特朗普抨击为“民主的灾难”），让特朗普在普选票大幅少于对手希拉里的情况下，其选举人票却大大超过后者。很显然，不只是选举团这一特定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而是美国当下的整个民主机制出了问题。在特朗普民粹现象发生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原本最不

^① 刘擎：《民粹主义的威胁》，爱思想网，2017年1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893.html>. [2017-07-09]

^②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0页。

可能出现政治衰败的美国也出现了政治衰败。^①其一，美国宪法的制衡机制被异化成了“否决制”，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制度僵化。其二，在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原本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有权势的精英群体所俘获，出现了“家族制复辟”现象。因为政治衰败，现行政党制度的包容性下降，大量曾经沉默但日益愤懑的民众（大多是无权无势的白人中产者）无法获得代表，导致他们选择加入一位民粹主义者的阵营。在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后，福山更直指美国已经成为“失败国家”。^②他认为，特朗普的胜选表明美国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换言之，美式民主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发生了断裂。

（四）民粹主义未必反精英、反建制，但反多元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民粹主义是反精英、反建制的。相比较而言，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者与上层精英和建制派决裂的程度更深。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多为右翼，本身就是精英群体的一员，不可能真正的反精英。特朗普本人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反对的不是所有的精英群体，而是排斥他这位政治局外人的华盛顿政客和华尔街金融家们。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更具特殊性的地方还在于，它也并非真的反建制。不反建制可以说是美国当下的民粹主义者从历史中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面临类似的抉择：要么被纳入建制派，要么被彻底边缘化。作为美国最早的民粹主义者之一，19世纪末人民党的领导人詹宁斯·布莱恩（Jennings Bryan）在两党之外竞选失败，人民党不久被并入民主党，为美国民粹主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敲响了丧钟。^③来自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1992年选择成立第三党——改革党，竞选总统同样失利，再次验证了上述经验。与布莱恩和佩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和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借助民主党来推进自己的民粹主义议程，取得了成功。两位民粹主义者长期占据州长职位，华莱士数次竞选总统功败垂成。在特朗普之前兴起的茶党运动从一开始就强调要打入建制之内。因此，美国的民粹运动必须依靠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建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3-444页。

^②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in *Prospect Magazine*, January 2017. <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america-the-failed-state-donald-trump>. [2017-07-09]

^③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制派的大本营，不能长期游离于建制派之外，否则在政治上难有作为。

事后观之，特朗普 2016 年大选赢得有些侥幸。如果缺少共和党建制派的襄助，特朗普胜选的概率恐怕不会太高。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面临“通俄门”等指控，被弹劾的可能性始终没有排除。美国的总统弹劾制度实行的是国会主导模式，而共和党建制派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换言之，特朗普如得不到共和党建制派的持续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平稳执政的。

民粹主义以批判性而非建设性见长。但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民粹主义者未必反精英，只要能够得到主流精英群体的接纳。他们也未必反建制，只要建制派不过度排斥他们。民粹主义更不反民主。没有民选机制，民粹主义者很难在体制内异军突起。那么，民粹主义反对的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将“票决”等同于民主，又将民主等同于自由，最终走向自由主义民主的反面。民粹主义反对的是以多元主义为特征的自由民主。诚然，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目前面临政治衰败，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反思和超越，但将其彻底否定也是矫枉过正的。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本身无法提供替代自由民主的可行方案。

三 与“他者”对峙的“人民”

德国纳粹时期的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个争议很大的论断：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划分敌友。^① 如果将这一论断作限缩使用，也可以说，民粹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划分敌友。作为一种反多元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把社会从根本上分裂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普遍意愿的表达”。^② 正如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指出的：“人民”从来都不是一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建构。^③ 同样，作为“人民”的反面，“他者”又何尝不是被构建出来的？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就是对既有

^① 施密特在书中写道：“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划分为基础。……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为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参见卡尔·施密特著，刘宗坤、朱雁冰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②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p. 543.

^③ 转引自安东·佩林卡、张也：《右翼民粹主义：概念与类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13页。

政治秩序的一种重新建构，试图借助“民意至上”重塑民主体制。本文认为，所有的民粹主义形态内部都存在一个人为构建的“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这是民粹主义与其他思潮的本质区别。与民族主义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同，民粹主义更具主观性，只是民粹主义者（一个人或少数人）构建的想象共同体。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的“想象”是不稳固的，随时都在变化。

（一）“人民”是谁？

几乎所有的民粹运动都宣称代表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在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诚然，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通过民选方式执政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代表了本国“人民”的意志。与此不同，民粹主义者是“自我加冕”为人民的代言人的。而且，他对“人民”的代表是在选举日之前，是在人民赋权之前。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垄断了“人民”的代表权，更垄断了对“人民”的解释权：只有他本人才真正代表了“人民”，并且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谁是（或谁不是）“人民”。那么，在民粹主义者眼里，到底“人民”是谁？

首先，民粹主义者将“人民”予以限缩解释，造成了一国之内“人民”的内在分裂。民粹主义者将宪法上平等的公民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他的“人民”不是本国的所有公民或者所有具有本国国籍的人，而仅包括自己的支持者群体，同时排斥那些反对他的民众。他对他的“人民”高度褒扬，对“他者”严加排斥。民粹主义者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之外为“人民”设定了自己的标准，那些与他政见不合的普通民众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然而，这种所谓的“人民”是他自己构建出来的，是法外的存在。

其次，民粹主义者将“人民”视为一个能行动的抽象有机体。“人民”被想象成一个整体的、抽象的有机体，并被赋予了单一的人格，具有若干值得称颂的美德。在一个正常的民主体制下，“人民”是以具体的、个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民粹主义者所构建出来的只有抽象的“人民”，而没有个体的“公民”。他们一方面将“人民”有机体高高捧到天上，恨不能将世间一切美好的词汇都送给它。另一方面，个体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工具和螺丝钉。只要“人民”的“集体利益”需要，个体的利益可拿来作牺牲，而不必考虑他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学者秦晖批评道，民粹主义者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

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①

最后，民粹主义者自诩为“人民”的头脑。“人民”这个有机体不能自主行动，必须与民粹领袖相结合，方能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民粹主义者是“头脑”，“人民”是在前者的指挥之下按照同一节奏起舞的“乌合之众”，对外呈现为同一个曲调演奏、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集体意志”。民粹主义者不允许“人民”中的个体出来挑战他的权威，也不允许“人民”内部分裂成多元的群体。不能容忍“人民”中间发出与其意见不同的声音，后者往往被其斥为一小撮（比如占比1%或5%）不和谐的“杂音”。自诩为“人民”的头脑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如果民粹主义者赢得了选举，那自然是“人民”的胜利；但假如输掉了选举（这种可能性很大），并非民粹主义者做错了或不受欢迎，而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被精英们压制了。

（二）特朗普的“人民”是谁？

特朗普不是一个天生的民粹主义者，他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过程中才拥抱民粹主义的。卡斯·穆德（Cas Mudde）敏锐捕捉到特朗普的这一关键转变。^②在2015年6月宣布竞选总统之初，特朗普选择单纯的“营销自己”。他抨击华盛顿腐败的精英，但这是他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套路”，并不新鲜。他宣称美国所需要的真正的领袖是一位写《交易的艺术》的人（正是他本人），这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竞选语言。然而，当2016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者的形象就初步定型了，据说这是受到竞选团队主管史蒂文·班农（Steven Bannon）的影响。面对共和党的全国代表，特朗普誓言“我站在你们——美国人民这边！”^③从此以后，特朗普似乎就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而化身为以自己为领袖的一场民粹运动。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讲堪称是一篇经典的民粹主义文献。他称赞自己的当选对美国“人民”意义重大：“我们不只是将权力由一任总统交接给下一任总统，由一个政党交接给另一个政党。今天，我们是将权

^① 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爱思想网，2004年3月15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91.html>。[2017-07-09]

^② Uri Friedman, “What Is a Populist? And is Donald Trump one?”,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2/what-is-populist-trump/516525/>。[2017-07-09]

^③ 《特朗普共和党党代会演讲》，观察者网，2016年7月22日。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6_07_22_368499_s.shtml。[2017-07-09]

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① 在这篇不足 1500 字的演讲中，复数的“我们”“你们/你”几乎完全取代了单数的“我”。^② 更重要的是，“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也得到了清晰展现：“人民”被提到了 10 次（其中 1 次指世界人民），“我们”被提到了 50 次，“你们/你” 24 次（其中 2 次分别指全体人民和建制派）；“建制派”被提到 1 次，指向建制派的“他们” 5 次，“华盛顿”提到 3 次，“政客” 2 次。^③

每一位民粹主义者都将构建自己的“人民”圈子作为第一要务。特朗普的“人民”主要以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为主体。在 2016 年大选中，白人选票占总票数的 70%，其中有 58% 的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仅 37% 的人投给了希拉里，两者差距达到 21%，而非裔、亚裔、拉丁裔等有色人种大多数都未投给特朗普。^④ 从地区上看，这些白人男性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等中西部“铁锈地带”（Rust Belt）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西南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政治学者刘擎认为，这次美国大选的种族性相当显著，特朗普的胜出主要依靠了白人支持者。^⑤ 这些白人中产者的祖先曾经是北美殖民地的开拓者和美利坚合众国最初的建设者，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夹击下，他们的整体境况长期未见改善。在大选日之前，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低于希拉里，但他坚称自己拥有的“隐藏票仓”（大量来自中产阶层的、原本对政治冷漠的白人男性）被他召唤出来投票，由此奠定了胜局。

（三）特朗普如何塑造他的“人民”？

事后看来，特朗普胜选的关键正在于成功动员了他的“人民”。他让仍然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白人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经变得像是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从而将

① 《特朗普胜选演讲（中英文）》，凤凰网，2016 年 11 月 9 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09/14996940_0.shtml [2017-07-09]

② 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在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的演讲中，使用了“我”（I）256 次，但在就职演讲中只有 3 次。参见 Uri Fredman, “What Is a Populist? And is Donald Trump one?”,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2/what-is-populist-trump/516525/> [2017-07-09]

③ 《特朗普胜选演讲（中英文）》，凤凰网，2016 年 11 月 9 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09/14996940_0.shtml [2017-07-09]

④ 凌菲霞：《特朗普主义及其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6 期，第 101-102 页。

⑤ 刘擎：《民粹主义可能是民主政治“必要的恶”》，360doc 个人图书馆，2016 年 11 月 21 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1/23/22065025_608389592.shtml [2017-07-09]

“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①那么，特朗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本文认为，他主要是以建国之初的“政治正确”挑战当下的“政治正确”。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即认为美国是由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建立的国家。1774年的《独立宣言》解除了北美13个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王国的依附关系，大不列颠国王及其臣民自然被排除在“美国人民”之外。1787年美国宪法普遍被认为立足于“*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合众国人民）之上，但在国父们的眼中，“人民”的范围是相当狭隘的：黑奴自然不是“人民”，只是白人奴隶主的财产，仅被折算成3/5个“人”，充作南方分配议员数量的“分母”；当地的原住民不是美国“人民”，他们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女性在当时也不算“美国人民”的一分子，就连白人女性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经过两个世纪复杂的宪制变迁，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权利革命的推动，美国社会旧有的“政治正确”逐渐被新的“政治正确”所取代。政治学者刘瑜将美国新版的“政治正确”概括成以下四项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②这四项原则要求政府不应因个人的种族、性别、性向和宗教而给予区别对待，其内容本身的确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政治正确”在现实中令很多美国人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政治正确”原本是对“政府行为”的要求，但逐渐被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导演不敢让黑人演反角，“9·11”事件后荧幕上也不敢再出现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再如，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某次会议上发言说“可能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导致女性在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少”，事后道歉还不够，校长职位也丢掉了。^③其二，美国的自由左翼（所谓“白左”）以“政治正确”为名吸引选票，导致“政治正确”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譬如，民主党的铁票仓加利福尼亚于2013年通过了“厕所法案”，规定该州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认性别选择更衣室、浴室和厕所等公共设施，遭到南部新教福音派的强烈抨击。^④

^① 刘擎：《民粹主义的威胁》，爱思想网，2017年1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893.html>. [2017-07-09]

^{②③} 刘瑜：《美国的“政治正确”》，360doc个人图书馆，2015年2月25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225/17/815848_450754031.shtml. [2017-07-09]

^④ 《“政治正确”对美国究竟是福是祸？》，简书网，2016年7月29日。<http://www.jianshu.com/p/84ae8163b767>. [2017-07-09]

特朗普的策略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肆无忌惮地挑战新版“政治正确”的这四项原则，以此凝聚自己的支持者。他在推特上经常转发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推文，将墨西哥移民称作“强奸犯”，说美国新泽西州的穆斯林为世贸大厦的坍塌而欢呼。^①他将摘得桂冠后略有发胖的前“环球小姐”阿莉西亚·马查多（Alicia Machado）称为“猪小姐”，还因其出生于委内瑞拉而称其为“家政小姐”，称本党女性竞选对手卡莉·菲奥里纳（Carly Fiorina）没有长一张下任总统的脸，骂福克斯电视台知名女主播梅金·凯利（Megyn Kelly）是“荡妇”。^②如此没有下限的言论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如果说，新“政治正确”被强调得过了头，那么，特朗普又用反向的极端方式去反对它。这种策略尽管助其登上总统位置，却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是分裂者，而不是团结者。正因为如此，《时代周刊》将特朗普评为“2016年封面人物”，但称其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③

美国的新旧“政治正确”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当下一段时期美国民众在国家定位、身份认同等方面面临的深刻困境：美国应该是世界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应采取文化多元主义的“凉拌沙拉”模式，还是盎格鲁—新教文化主导的“番茄汤”模式？^④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表明他选择了后者。正是他对奥巴马、希拉里等自由左翼文化多元主义的严厉批判让他获得美国大量中产白人的支持。政治家各有其核心支持者，这本无可厚非，但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走得太远。本来，对新版“政治正确”的讨论完全可以透过美国舆论场的百家争鸣取得相关共识。譬如，已故的美国左翼学者理查德·罗蒂就批评自由左翼以牺牲经济正义为代价、大搞“身份政治”，认为美国应重塑公民意识。^⑤特朗普实际上在用右翼的身份政治挑战左翼的身份政治，与左翼一样都无助于美国人民的团结。

特朗普就职总统后，不惜以涉嫌违宪的方式推行其反“政治正确”的承

① 《一场由特朗普的大嘴巴引发的时尚?!》，搜狐网，2016年11月22日。http://www.sohu.com/a/119567814_453788。[2017-07-09]

② 《特朗普侮辱女性“黑历史”：与女主持人互撕》，新华社，2016年10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0/11/c_129316481.htm。[2017-07-09]

③ 《特朗普获〈时代周刊〉2016年度人物：“美利坚分裂国总统”》，环球网，2016年12月7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12/9786858.html>。[2017-07-09]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66-269页。

⑤ [美]理查德·罗蒂著，黄宗英译：《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5-66页，第73-74页。

诺。譬如，他甫一上任就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发布了两个版本的“禁穆令”，禁止7个中东国家所有公民入境。特朗普颁布的这类行政命令涉嫌违反美国宪法的宗教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遭到法院系统的司法审查。换言之，特朗普是以反向的且相当极端的方式去抵制自由左翼的“政治正确”，无异于是对后者矫枉过正的矫枉过正。

四 快感政治作为政治风格

民粹主义具有独特的政治风格。澳大利亚学者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注意到，民粹主义者通过其日常的破坏性表演，惬意地将领袖气质、政治失范及明目张胆的歧视抑或政治表演的绅士化结合起来。^①然而，两位作者将民粹主义的表演维度（performative dimension）置于民粹叙事的中心，疏于理解民粹与民主的关系。本文更倾向于将民粹主义所呈现的独特政治风格视为民粹主义的三个主要维度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特征。

民粹主义的这种表演维度可以更形象地概称为“快感政治”。所谓快感政治，是指在当今代议政治下的民主选举中，快感成为关键性的“政治要素”。^②几乎所有的民粹政治都表现为程度不等的快感政治。人们或许很难洞悉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复杂关系，也不易察觉潜伏于民粹主义之中的“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但往往通过识别“快感政治”这一独特的政治风格锁定了民粹主义：首先出现一位声称“只有他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然后这位领袖正在极力煽动他的“人民”或狂喜或暴怒的极端情绪。

民粹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制造快感政治的行家里手。左翼学者吴冠军认为，特朗普取胜的秘诀——他所谓的“隐藏票仓”，就是建立在一种“快感政治”之上。^③遗憾的是，吴冠军教授没有细致阐明特朗普是如何制造快感政治的。实际上，特朗普的操作手法并非无迹可寻。形式层面，他高调抨击传统媒体，主要倚重网络新媒体；内容层面，他发布大量负面情绪性言论，不惜制造各种谎言，让真相变成“后真相”。

^① [澳大利亚] 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著，宋阳旨译：《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格》，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第38页。

^{②③} 吴冠军：《阙点中的民主——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21页，第22页。

（一）网络新媒体作为主要平台

特朗普本是政治局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传统主流媒体看好。多数主流媒体更多是以看客的心态消费他，几乎没有哪家媒体愿意花时间认真对待他的政见。这严重伤害了特朗普的自尊心，激起他的好斗姿态。再加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主流媒体大都在价值观上持一种亲自由左翼的立场，特朗普对新版“政治正确”的挑战加剧了二者的对立。然而，曾主持大型选秀节目的特朗普知道市场化媒体喜好耸人听闻的话题。特朗普对当下“政治正确”抨击得越尖刻、出格，就越能得到免费造势的机会。这对于特朗普初选杀出重围至关重要。据统计，从宣布竞选到2016年2月，特朗普用于广告宣传的开支仅为1000万美元，远低于党内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或民主党最大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但其免费宣传的估值高达1.89亿美元，是克鲁兹的6倍，希拉里的2.5倍。^①

不过，特朗普营造快感政治的主要平台不是这些传统媒体，而是网络新媒体。从广场、广播、电视到网络，具有民粹色彩的领导人总能够与时俱进地寻求最有效的宣传渠道。阿根廷的庇隆夫妇最擅长的是广场演讲，而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首创了“炉边谈话”广播节目。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分别通过《你好总统》和《连线马杜罗》直播节目将电视民粹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特朗普的手法更加现代，他将网络社交媒体运用得炉火纯青，远超过包括希拉里在内的其他所有总统候选人。

推特是特朗普最喜爱的社交媒介，也是2016年大选的主战场之一。据统计，与2016年大选有关的推特超过了10亿条，其中被转发最多的前6条推特是希拉里与特朗普“互怼”对方的。^②早在2016年8月选战正酣、胜负难料之时，多项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已经在推特上大胜希拉里：特朗普当时的粉丝数量已达1000万以上，超过了希拉里的250万；特朗普每日新增粉丝3万左右，希拉里则2万左右；特朗普的推特被转发数达到1200万次，2倍于希拉里，而获点赞数3300万，3倍于希拉里。^③在大选尘埃落定后，特朗普相

^① Nicholas Confessore and Karen Yourish, “Measuring Donald Trump’s Mammoth Advantage in Free Media”. <http://www.nytimes.com/2016/03/16/upshot>. [2017-07-09]

^② Gabrielle Levy, “Twitter Wins Big in 2016 Campaign”.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16-11-08>. [2017-07-09]

^③ Matthias Lüfkens, “Hillary Clinton v Donald Trump: Who’s Winning on Twitter?”.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8>. [2017-07-09]

当坦率地承认推特 (twitter)、脸谱 (facebook) 和照片墙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是助其胜选的“大功臣”。^①

(二) 负面言论和谎言成为“另类事实”

特朗普的“吸粉”秘诀之一，在于通过推特发布的负面情绪性言论所带来的“暴爽”，将在现有体制内未获代表的大量中层白人群众“挖掘”出来。通过这种方法发现“隐藏票仓”也是各类民粹领导人的一项特殊禀赋。一位数据学家发现，特朗普的推特账号有一部分系由苹果手机（工作人员）发出，另一部分由安卓手机（他本人）发出，而特朗普的安卓手机比苹果手机在使用“厌恶”、“痛心”、“害怕”、“愤怒”等负面词汇的频率多出了40%~80%。^②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推特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发起人身攻击，并带有典型的特氏风格。特朗普喜欢使用“贬义形容词+人名”这样的搭配，比如“凶巴巴的希拉里” (nasty Hillary Clinton)、“爱撒谎的泰德” (lying Ted)、“无足轻重的杰布” (lightweight Jeb)、“不起眼的卢比奥” (little Marco Rubio)、“呆笨的克里斯托尔” (dopey Bill Kristol)，等等。^③学者刁大明认为：“与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所传达的是恶化民怨氛围的极端信息。”^④

如果说负面情绪性言论毕竟还属于“评论”的范畴，那么，罔顾事实公然说谎就击破了言论自由的底线。据政治真相 (Politi Fact) 网站统计，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只有2%是真实的，7%接近真实，15%属于半真半假，15%近乎谎言，42%是谎言，18%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后三项加总，特朗普的谎言率达到了75%，而民主党对手桑德斯和希拉里的谎言率分别是31%和29%。^⑤他的臭名昭著的谎言包括但不限于“奥巴马没有出生在美国”“81%的白人受害者死于黑人之手”及“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等。然而，特朗普

^① Rich McCormick, “Donald Trump Says Facebook and Twitter ‘helped him win’”, November 13, 2016. <https://www.theverge.com/2016/11/13/13619148/trump-facebook-twitter-helped-win>. [2017-07-09]

^② David Robinson, “Text Analysis of Trump’s Tweets Confirms He Writes Only the (angrier) Android Half”. <http://varianceexplained.org/r/trump-tweets/>. [2017-07-09]

^③ Oren Tsur, Katherine Ognyanova and David Lazer, “The Data Behind Trump’s Twitter Takeover”.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4/donald-trump-2016-twitter-takeover-213861>. [2017-07-09]

^④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6期，第39页。

^⑤ Dan P. McAdams,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2017-07-09]

不承认自己说谎，称自己只是说出了被精英们遮蔽的“另类事实”。他将原本的事实真伪之争纳入了“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之中，并趁机占据了道德高地。

美国佛罗里达农机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拉博西埃（Michael LaBossiere）归纳出特朗普制造快感政治的模式：“特朗普首先会发表一个明显虚假或荒谬的言论，用以吸引媒体注意，然后他会顺着这个舆论大潮冲向波浪顶部，接着又营造新一轮舆论大潮。”^①值得研究者思考的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不停地发布负面虚假言论而不受惩罚？原因之一是选举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吴冠军分析指出，今天美国的投票机制无法区分基于公共理由的投票与基于非理性、纯快感的投票。^②实际上，所有的民主选举机制都无法区分两者。换言之，这恐怕不仅是美国民主独有的问题，而是民主选举（民粹主义对民主的认同点）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而言之，营造快感政治不仅于特朗普管用，对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者也一样管用。快感政治作为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具有普遍性。原因之二是网络自媒体时代言论自由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美国，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但相比私人言论，公共性言论特别是政治性言论具有更高的宪法价值，受到限制的程度最小。然而，在竞选期间通过网络媒体攻击其他候选人的外在于缺陷，特别是女性候选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到底属于公共性言论还是私人言论？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当作抹黑对方的武器，是否可以简单套用“另类事实”之类的借口予以正当化？依据美国宪法，仇恨言论是不受保护的，但在选战期间何以如此泛滥，乃至实际上已经失控？这也与美国保护言论自由的机制存在问题有关。由于遭到人身攻击的多是公众人物，后者的名誉权通常实行弱化保护，必须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方能在诽谤诉讼中有所胜算。由于“实际恶意”证明起来难度极大，受攻击者的理性选择是放弃司法途径，要么选择默默承受，要么回敬以同样的乃至更严厉的人身攻击。本次选战期间言论环境的严重恶化，暴露出美国言论自由保护机制在网络新媒体时代颇为捉襟见肘。网络言论自由问题具有普遍性，不独在美国遭到挑战，在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值得深入探讨。

^① “PolitiFact Hands Donald Trump ‘Lie of the Year’ award”, December 23, 2015. <http://www.india.com/news/world/politifact-hands-donald-trump-lie-of-the-year-award-807835/>. [2017-07-09]

^② 吴冠军：《阙点中的民主——2016 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2 期，第 21 页。

五 结语：认真对待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具有多种样貌，存在多个阐释维度。本文以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为例，从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维度考察民粹主义。如果能够帮助人们将作为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与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各类民粹现象区别开来，将民粹主义与其他的“主义”剥离开来，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已经达到。然而，这不过是认真对待民粹主义的第一步。

认真对待民粹主义，还必须将民粹主义者与其支持者区分开来。民主主义者可以痛斥民粹主义者所构建的“人民”与“他者”的荒谬之处，披露其营造“快感政治”的手法。但是，大多数民主主义者容易随着民粹主义者的节奏起舞，犯与民粹主义者同样的错误，即不尊重选民的主体性。譬如，希拉里在选战中就称特朗普的支持者有一大半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惧同性恋者、排外者、恐惧穆斯林者等“可悲的人”，特朗普立即回击说她“对美国人充满偏见和仇恨，不配当美国总统”。^① 民主主义者应当一视同仁地认真倾听所有公民包括民粹主义者在内的“人民”的诉求，并予以谦卑回应。换言之，不能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对待民粹主义。民粹政治的问题和后果不能让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承担，而必须由该国的政府、各政党和公民一起化解。

认真对待民粹主义，更应当将民粹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案区分开来。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对当下民主体制的理解始终是批判性和解构性的。这正是民粹主义最受人诟病处，却也是其有价值的地方。换言之，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或许简单粗暴，但触及的政治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民粹主义者往往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个政治体所存在的代议制民主失灵和代表性不足等问题，然后以惊人的组织动员能力唤醒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也要看到，民粹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容易走极端，向“人民”提供短期的好处，有害于国家的长远稳健发展。换言之，民粹主义者看到了真问题，给出的却是伪答案。民主主义者必须正视民粹主义提出的问题，由此提出超越民粹主义的方案，才能在与民粹主义者的博弈中稍胜一筹。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希拉里恶评特朗普粉丝：半数都是可悲之人》，新浪网，2016年9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w/2016-09-12/doc-ifxvukuq4199794.shtml>. [2017-07-09]